

盧道園先生文選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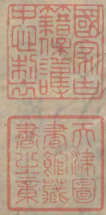
記說書書後墓誌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于是其帥陽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于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元文選

卷七 道園

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領領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



賦○疲○于○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叅○伍○
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嗜○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畫○戰○
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
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刻○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
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事○
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于○是○有○逸○居○安○食○
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
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
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

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于○斯○樓○也○
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于○煙○雲○晻○靄○之○間○
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母○忘○警○戒○于○無○虞○而○世○世○保○茲○樂○
土○以○奉○國○家○盛○德○于○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
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于○一○時○使○遺○名○于○後○世○而○自○託○于○茲○者○則○
可○以○一○慨○也○夫○

意度本歐陽公豐樂亭記而以昌明博大嬉酣淋漓之筆出之
洋洋乎聲滿天地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鬻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禱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十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菴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闔公楊公從周與諸各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三

集于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于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于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于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鴈鴈昂昂。來集于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和執筆書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書者。今歎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兄弟以執政奉其父秦公。

于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蹙躄不安而起。
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
實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
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
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于咫尺。蓋嘗披衡茅。
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
潤也。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
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于麗日祥雲之下。則區。
區之至願。至幸。至足者矣。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四

人不以今古異中間以文惠作証設想已奇結處慨然遠懷尤
覺忠愛之忱流溢紙上

謹救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于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其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于其居之左、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救、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漢室名儒、智慮不私于己、然戒其子孫、不嫌于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救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五

餘裔觀于前言、往行、有得于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于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淵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救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救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于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勅之爲言、深有戒救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于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己者、如是其全、于是慎之于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于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救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救之道、

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于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順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覲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懋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六

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于事天之大勅而至于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將文淵語翻轉來說議論醇乎其醇而文筆則縱而有縱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夔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于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于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七

皆人間之竒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于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于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于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爲說。蓋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竒。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大夫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真道不

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
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因○
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
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籍○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濶○而○助○
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愧○于○茲○軒○之○
高○明○云○

首段寫該軒之景落落數言最高最秀中間持論極正有裨風教而風神搖曳韻度超然亦足接飛仙于千載之上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八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
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隣○日○
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于○塵○壒○之○中○沉○溺○于○汙○穢○之○下○生○死○不○出○
于○旦○暮○起○滅○不○踰○于○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
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于○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
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
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
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

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于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敬之曾老姑也。敬公嘗至其處。及敬樓于其居。以瞻華蓋于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九

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猥以相尙。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于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于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薄而虛曠。于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邱伯之神。若有人焉。相。應。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寄其千載之思于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門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撤落此意好

○光○生○每○有○此○曠○懷○心○與○上○

中間講道理處皆儒門熟語他手亦能爲之起結從華蓋落想
高韻遠神非天仙人固不能動一筆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
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
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郡城之南與所
謂臨水浚水俱合于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
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峰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
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
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
湖之納于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

于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卽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郡昌馮公去疾。卽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俗詠歸之地。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一

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于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于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深。溷以汙萊之變。易川詠雲飛之閑。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于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

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于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卽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淳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刑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零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于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旣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旣盡，予得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于無涯，有不在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予旣老僑于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

首言湖之大有關係，次言湖之歷久而廢，次言今之修復而中閒以井田溝洫伴講議論尤佳。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二

新喻蕭淮仲久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久其從父適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

說也然予北遊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

備國用汗澤之漭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

無待於冀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

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

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

做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

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三

予於是有感於取父之說焉予欲之淮觀乎淮之為地而致其治

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

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為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

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易

耨發歛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父始是為仲久說

涉筆皆有關係此故不在章句離合之間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夫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旣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

元文選

卷七

道

十四

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咕畢之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俛叙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令。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前以摹寫其人後段摹寫其文皆有韓文筆意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于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襍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斧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甗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五

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于○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而○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于○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于○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嘆○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

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慙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于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于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乎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于孔門也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思觀夫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于千載之下吾黨小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六

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于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介名子中以所聞于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前言量可擴充由于明睿後以叔度目顏子鄭重低徊而歸結到好學上去予性褊急每欲矯克而不能讀此文始知有下手處矣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摺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羈學者之祿于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其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

難得處尤在此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七

南且莫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乃以時材爲顯官於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引孟子語恰好爲本題下註脚。而其文亦微婉頓挫。神味無窮。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係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諱某，從僖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某，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某。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八

考故國史院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于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于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旣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由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且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于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畧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志。

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于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女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難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彧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冀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十九

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

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

一平斷一畏爲其家居爲人與其著述

暇内接親戚外交友朋醇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于詩于書

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

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

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

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

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

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

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

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

而貧無以爲家。慟哭爲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

子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

坐之上下莫不阿從。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畧而死者坐者。

卒皆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卽火。又曰。

某方火。又卽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球。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

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兵。且

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

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

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

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

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

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

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穠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

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於集。叔弟葉

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

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
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
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
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
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執筆興思輒流涕不
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
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堦椿桂墳女適賈熙次適袁州
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忠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一

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倣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
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
之託翳卽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仲常之學可以有爲而不克大施於世末段一字一淚幾不成
聲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叅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厯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二

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

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尙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恍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榘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於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三

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言。知晏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公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逝。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尙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

關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賫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畧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入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忘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居無它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趣者矣。子三人。架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令德之門。殆難爲賢。隱居有能。著自早年。五十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四

而衰。其用弗宜。身修于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前幅引程吳二公之言。引起身之所見。以折入誌墓。從容翔洽。情致極佳。後撮叙生平。亦簡直。

王母龔孺人墓誌銘

臨川蓋唐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

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

及女適能任適錙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

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道

既歿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

而其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間以爲勸也于是饒次劉以從兄宗

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于古文從事文學而嘗舉

遺佚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

元文選

卷七

道四

二十五

世家。夔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

已出。未幾。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

出。民間大家。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立。室

燬于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

文皆卒。卽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哭于道。將

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

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治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

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于其家者。事織悉無所遺闕。而家以

益裕。尤篤于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爲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

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
食○租○賦○門○戶○之○酌○應○親○戚○之○醜○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
吾○為○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于○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
親○視○其○饑○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
煩○闕○白○至○於○曾○元○娛○侍○無○倦○孺○人○乃○清○淨○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
又○康○健○者○三○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樂○之○不○
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舉○家○為○壽○歡○
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願○謂○眾○曰○此○以○遺○汝○等○食○吾○不○能○待○
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六

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
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
忝○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佛○號○數○十○百○萬○具○著○于○圖○與○數○珠○皆○取○
以○來○既○至○則○曰○吾○往○矣○無○怖○于○心○無○戀○于○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
神○色○不○亂○久○之○脩○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
月○甲○子○日○葬○于○金○谿○之○鵝○塘○嗟○乎○勞○瘁○于○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
者○四○十○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怛○于○死○生○之○變○
眞○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不○知○
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谿○曰○百○歲

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熒熒一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源。善視松柏。起處點法。甚別中間。叙次明如列眉。一結尤勝。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
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廼議曰、環
賦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李榮獨抗議不
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今不誅
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貴之、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
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
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眾、軍
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王者聞榮言、皆變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八

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
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
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
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
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論之、智者效謀、勇者
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
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
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三年矣、府史文書具在、
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

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諡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尙少。

元文選

卷七

道園

二十九

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于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尤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致。標本桓榘。棗其長子。故贛州路寧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榘樞楫。季淵之子也。季淵孝于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專表此一事。口角如生節奏亦妙。

廣道園先生文選卷八

行狀 附方外稿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

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會祖大德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

郡夫人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

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

之會祖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

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

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

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

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

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

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

理宗年號

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曰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旣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廼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卅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二

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

復族子禎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禎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微菴之門。微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

○度宗年號

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相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聞。宣慰謂左丞相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解。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聞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即○慎○然○以○道○統○曰○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之徒。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

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考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四

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

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

安

廬也。

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

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

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

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

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

水還歸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老母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

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老母辭。二十四年歸即歸。

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

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

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

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中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

元文選

卷八

道圖

五

學者曰眾。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

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

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

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修

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

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

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樞府，

亦成示

又薦之一曰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
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平平章軍國事不灰木曰樞密質實
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
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
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
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
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
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六

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
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修成之
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
寒洳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
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宏道及寓公珊竹公玠虞
公塾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畱先生身率子
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
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畱清暑觀
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元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僞而著其說

官矣然亦歸

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曰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且秉筆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

元文選

卷八

首創

七

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更改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臥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偃偃失所居有流涕者遣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

仁宗示年號

爵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亦仁宗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八

第四次奉召不行

夫遣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英宗年號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大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亨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既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敦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淨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爲之序。先

第五次出

任經筵與前教國子皆著述然亦不久即歸

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爲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九

泰定元年號

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解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未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尙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旣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

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亦甚。先生在朝。數言於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宜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卽爲除豁。十二月抵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十

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做此一叟以歸美張公。卽以結先生出處大節。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懃懃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又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况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尙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

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躬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十一

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諸書，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文宗牛驥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袁

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爲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府城學
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閒晨夕雖偶病少閒未嘗輟其問答
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嚮守請
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
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
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臥乙酉夜有大星殞其舍東北
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五歲以元端斂聚余氏追
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賣
孫男十一。當蕃。會當營奮里界。粟畧界。會當早世。孫女五。適譚觀
曾文。熊鈴。袁鎮。黃盪。曾孫男四人。全。俞。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
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

以下大發議。以表章先生之著述。

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
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
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
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閒師弟子之言。折
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

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
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
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會
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
髫鬢特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
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
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
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是以世祖以來不變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
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憚然也先
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
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講內
廷誠意深遠與夫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
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
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
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
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

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
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
之益湛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
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
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
校定以伏生所傳此于書自爲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
取近世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
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摭
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爲總例七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古

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
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
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
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饋廟取之
大戴記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各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
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
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
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

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爲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先王之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爲精密先王之遺訓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考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此于詩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此于諸子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五

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眾多浩不可過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缺○于○李○陸○無○所○徇○狗○○特○舉○出○此○三○篇○以○明○功○不○可○著學統一篇使知學問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輒首見於私錄一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記述識者有所擇焉嗚

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
其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
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卽之而氣融。比之
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
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
而已矣。嗚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義。自幼侍
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
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
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大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夫

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虞集狀

吳先生一代大儒。使居聖門。定當在游夏之列。此文首寫其爲
學之勤。及以身任斯道之重。次寫其薦舉從遊之眾。及出處本
末之不苟。末則論定生平而條舉其所著之書。以昭示萬世。可
謂無遺蘊矣。非先生有與於斯文。亦何能言之親切如此哉。

會上人詩序 以下方外稿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於天地宗廟朝覲
宴享之合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
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
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瀆讒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
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讖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
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尙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
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
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七

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
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槩○括○以○爲
辭○固○有○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
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
多○道○之○廼○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不○措○者
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過○錢○塘○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
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
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
詠○於○泉○石○几○榻○之○閒○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

貧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
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
湖庶少慰其苦塗之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水結花塵滓都盡秋
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噫予歷觀世
變與作者之能事有槩於中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寥寥澹泊
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前代之筆則有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

聳看似提筆直書實則研練之至此等文非先生莫有蓋亦以其
又超詣特卓之見擗節彙括以爲詞者宜其浩博宏達大過於人
也

送吳真人序

僊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直寫出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之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九

所以綏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虺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脈纒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燾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

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畧○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
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滃○霧○
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畱○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
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
其○可○久○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
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諷○之○義○處○人○君○親○之○
閒○可○不○謂○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閒○筆○墨○論○之○也○乎○真○人○家○慶○之○美○
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也○羣○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
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
之○堂○而○覩○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
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卽兩圖之意而發揮之他家亦能見到他手亦能摹寫而氣韵
特妙若神龍之變化於九霄則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
其故也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後。國家崇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倜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嗜之。曰。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士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士。而嘗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元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丹者也。若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雲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北極。世以次居之。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卽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窳若孟。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爲記者。吾子寧斯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予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仲璠。徧遊名山。歸終茲觀。秩秩有條。理乾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

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眾，卽坐化去。何太師爲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久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走而塵不驚人。或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卽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火字微眾，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嘗遊戲焉。人或叩之禍福。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中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竿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竿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貴。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璠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骨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喜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好

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噫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
之君子思欲遠遊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邱之流以自見者
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違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爲觀記使知
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
曰吳夢樞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
康泰定乙丑又拜璽兼護其觀今仕持馬祖堦因虛一來求文云
取選甚別卽其言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先生造詣深微才
華絢爛詞章理學滙爲一途而奇傑超曠之思無所於寓往往
喜借神仙鬼怪之事以發揮之方外稿中之文殆較在朝歸田
而更進矣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貞敘來歷起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宏忍生蘄州黃梅卽黃梅爲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旣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沒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爲大利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額眞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草爲禪厯住者十二人漢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障受兵州吏民奉師遺體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於兵旣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於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汎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萬奇上人從瀋王請奉祖還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爲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主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經閣藏殿而蒙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堂庖福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

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復古阮家鐵甕等庄或復或

創凡二百餘頃。其屋室器用之資。又日完以富。鐘鼓鐃匊。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修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間計其經始。至於落成。纔七年耳。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帥韓某。總管易某等。凡若干等人。相其成者。則大觀惠孚。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將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曰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隴園夫人崔氏。並加敬慕。檀施必親。又齋沐。問於中宮。製金紋伽黎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俾半修塔廟。半爲長明燈之費。而式亦賜金衣。受璽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斬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黎燃燈之賜焉。年月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

林直學士臣某爲文以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聞諸佛學之

此段敘其源流。然指掌。

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爲達磨。入中國爲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

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旣爲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

後。圭峯密推會爲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卽修爲未

盡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爲滄仰。爲臨濟數百年。來衍邇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爲禪也。實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於演。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遠。佛鑑勒。南堂靜。開祖寧。五祖皆得法於此。此六人書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豪杰。其所儆發。又多大人君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亦盛乎。嗚呼。自忍師發跡。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縷。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哀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缺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載

元文選

卷八

首刻

美

畢事。天將啟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崑崙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葦七百。藏真。寶扇。面不隔。精純。稟具。至陽。德真實。不壞。過金石。流光。屬天。夕芒。白有。睹其。瞬朝。日赫。承運。出見。寶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水。雪色。沉沉。天宮。萬寶。積上。當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神。與能。龍獻力。諸天。駿奔。從帝。釋豎草。立刹。成勿。亟誰。其作者。行通式。臣某。著各。帝所。錫咨。爾法。界眾神。伯持。地立。林各。述職。祖號。具足。如帝。勅輸。我皇。元鐘。無極。此文。畧具。該山。原委。可爲。禪家。掌故。文筆。亦極。嚴謹。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明宗年號

天○歷○元○年○九○月○庚○辰○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宏○傳○詔○翰○林○命○臣○某○
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
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弃○羣○臣○仁○廟○臨○御○傳○至○英○
皇○當○是○時○權○姦○用○事○造○譖○離○閉○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為○地○
也○炎○靈○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無○苦○朕○於○是○
草○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福○祖○宗○鴻○休○而○致○然○歟○乃○捐○金○庀○工○即○瓊○
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畀○天○地○祖○宗○之○昭○既○以○介○福○於○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雄○麗○嶺○海○之○閒○鬱○為○奇○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想○見○其○處○常○往○
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
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試○
諸○艱○殷○王○高○宗○舊○勞○於○外○蓋○雖○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
天○之○大○任○而○成○帝○王○之○能○事○也○今○陛○下○躬○冒○瘴○厲○備○嘗○險○阻○則○其○
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
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倦○
倦○君○親○之○思○閱○閱○黎○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
君○天○下○之○量○固○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

萬國者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漢渤之下。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於惟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風露。以恬以廉。貞幹之固。旃旃旆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清宮。夙夜俛載。而猶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下岷。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顛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島嶼。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鏗。旬。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爾。難。食。鹹。征。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閒。伊。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濡染淋漓無一法句冗字如出韓昌黎先生手

成都路正一宮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才能豪杰之士世世不乏然猶不足以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神人仙者黃圖赤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道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鹽井之屬至於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椎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菴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粲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被旨修歲祀於江瀆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蒼乎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元

其幽黯乎其潛萃乎巍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爲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入題與前處州紫虛觀記同四山儒學提舉某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

漢天師張氏正一法持戒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怪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尙焉未始少爲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

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粟米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闕若干畝。齋屋爲殿者若干。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爲堂者幾。祠某神爲園庵及東西屋以居修真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爲屋若干間。門廡廚湢庫庾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翛然若不與知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元教嗣師元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遊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勅賜名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信人。今守國大元。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元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爲銘。銘曰維蜀之都。金城噩噩。靈關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閱世千百。以安爲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久構。旋按故堵。壅繁蠹瘕。數丁剷除。噓噓百年。谷陵均墟。既撒而息。乃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於燥溼。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官。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郡奏朝聞。夕出封璽。曰咨遠人。孰保孰容。苟相之道。予曷弗從。伊祝何秘。於躬受福。嗟爾眾

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各不虛造。是用嘉爾。凡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起一段從蜀之山川人物頓折說起。雄深偉岸。卓乎大觀中後。敘次亦老潔。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於廣信之貴溪。將以泰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於南山之月嶠。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虞集曰。維元教本始於我大宗師。今忝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道行願刻石元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畱。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翦始。上遡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額美鬚髯。首吐如洪鐘。周遊四方。見者異之。相師。

曰此神仙宰相也。從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江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行入朝。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給廩餼。供張。從行。幸上祠幄殿。裕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眾駭懼。詔公禱之。立止。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卽有奇徵。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道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爲。乃號公上卿。命上方鑄寶劍。刻文曰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田園。命公居之。號元教宗師。佩金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爲真人。掌教江南。分集賢翰林爲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郡置道官。用五品。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印宮觀各置主掌。爲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信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爲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岳瀆旣皆在天子封內。卽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隱逸。勅百官。餞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上。皆以各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爲民先。河至於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帷帳。每出郊。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沐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旨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

臣之合也。豫利見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
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
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屬隆福宮。而隆
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成宗皇帝履太平之盛。致意
天人之際。以持保其盈。謂道家醮設事上帝甚謹。既尊信公。則命
爲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修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
眞長春兩官。上嘗親祠。其章皆親署御名。每盡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修德行政
之事。懇懇爲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醮。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三

加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又加特賜上卿。武宗皇帝
卽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卽亟召賜座。陞大眞人。知集賢院事。位大
學士。上尋加特進。時太皇太后卽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
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爲製名與宮記其事。是
以贊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恆誦
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累朝舊德。今爲誰乎。未及
對。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元
教大宗師。刻玉爲印曰元教大宗師印。上手授公曰。以此傳元教
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

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稟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
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
極矣深懼盈滿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璽書
護之公年彌高感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
室戒囑百十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斂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
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宮使者繼至傾朝虛市
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壅填於郊吟亭午霏霧翳日冷
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鬣車蓋衣帽簌簌成冰花縞素如自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
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以下治喪致客未有若此盛者於熾世祖
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
謀畧商計勇力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
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
十七年之閒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
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然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
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
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甚尊貴

○句○法○連○用○六○而○字○折○斷

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敖惰。累聖命公服。皆范金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佩綬劍履冠。貫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澣濯。上尊太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飲食不逾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世拯物。嘗密幹於幾微。而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用世而退。然奉其教。惟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

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元文選

卷八

道園

三

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其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曾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譔其館。敢志而銘之。銘曰。於赫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靡靡時邁。疇克永世。侃侃張公。玉色長身。巖其衣冠。作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元教。日星宣明。塵波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武廟。歷資寶贊。仁考之詔。道維賓師。貴同孤公。彼

有○成○虧○我○無○汗○隆○盛○德○不○匱○寵○亦○隨○至○世○多○榮○富○安○尊○孰○儼○四○十○
七○年○坐○觀○物○遷○譬○諸○逝○流○其○來○源○源○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
老○棄○屣○俄○去○回○光○斂○英○飄○風○流○霆○往○來○承○乘○陟○降○碩○庭○列○聖○在○天○
鑒○於○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祉○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
識○其○封○皇○錫○篆○玉○宗○傳○之○守○尙○俾○來○嗣○與○國○長○久○

爲元教太宗師誌墓而其所書皆卓卓有關係於國計民生者
雖唐宋賢宰相亦不過如是手眼特高行文亦極有繩檢讀至
銘中彼有成虧我無汗隆八字令人望若天人

